

北方文艺出版社  
新出版第一号

# THE JUROR

(美) 西德尼·谢尔顿/著

周方正/译

# 陪审员

横溢，令人爱不释手的悬疑小说，时时刻刻都紧张  
惊奇，从头到尾，扣人心弦……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# 陪 审 员

西德尼·谢尔顿◎著

周方正◎译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黑版贸审字 01—00—0050

©2000 by Sidney Sheldon

©2000 年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 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责任编辑:林正锋

封面设计:李 明

责任印制:黄 亮

陪审员

THE JUROR

[美]西德尼·谢尔顿 著

周方正 译

---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 105 号)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1.5 字数 278 千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 000

---

ISBN 7-5317-1061-3/I·1084

定价:20.00 元

# 目

# 录

陪 审 员

- 第一章..... ( 1 )  
    釉漆、金粉、焦炭、粘土、苔藓、  
    毛皮、蜡、松脂、墨水、香柏.....
- 第二章..... (25)  
    你必须一直让她知道，  
    你爱她！
- 第三章..... (70)  
    在这男人身边，  
    你会觉得什么都不怕！
- 第四章..... (81)  
    我总像个蠢蛋一样，跳过来跳过去，  
    呆呆地张着我的嘴.....
- 第五章..... (110)  
    噢，你这病态的脑袋瓜！  
    噢，你这不怕死的凄惨鬼.....
- 第六章..... (119)  
    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？
- 第七章..... (145)  
    猎户座冷静的秩序，  
    金牛宫七星甜美狂野的混乱.....
- 第八章..... (159)  
    谁会保护你？

# 目

# 录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九章.....        | (176) |
| 最小的那个声音.....    |       |
| 第十章.....        | (191) |
| 或是,征服者          |       |
| 第十一章.....       | (234) |
| 你能从现在开始!        |       |
| 把我们从脑海里洗掉吗?     |       |
| 第十二章.....       | (249) |
| 一个在玩游戏的小孩。      |       |
| 一个多愁善感的傻子.....  |       |
| 第十三章.....       | (274) |
| 这是不是很颓废——       |       |
| 我对那男人的着迷?       |       |
| 第十四章.....       | (311) |
| 随你高兴,尽量挣扎吧,而我不会 |       |
| 因此而少爱你一些.....   |       |
| 第十五章.....       | (335) |
| 涤净炽亮的爱之道路       |       |
| 第十六章.....       | (360) |
| 低级酒吧狂野的筷子舞      |       |

釉漆、金粉、焦炭、黏土、苔蘚、  
毛皮、蜡、松脂、墨水、香柏……

艾迪坐在观众席上，把身体向前倾了倾。未来的 224 号陪审员刚刚说了一些他无法听清楚的话——事实上，在这法庭中，大概也没有任何人能听得清楚。威佐法官要她把麦克风再拿近一点。

224 号陪审员抓住麦克风柄，把它拉到自己的高度后迅速扭紧。她有着一双在农村妇女生活中画满刮痕的粗糙有力的手，与身体的其他部位毫不相称，像是她温柔的灰色眸子。而此刻她正用这双眸子轻柔地扫视整个法庭，最后落在被告路易·鲍芬诺身上。

她说：“我不怎么清楚！？应该没有。”

“你确定？”威佐法官说：“你‘从来没有’见过鲍芬诺先生？没有  
在报上看过？或是电视上？”

“没有，先生。”

威佐表情严峻地对她说：“你常看报纸吗，夫人？”

这句话引起前排随声附和着的一阵轻笑。去你的威佐！艾迪在心里面骂道。他以为他是哪根葱？给陪审员那种脸色看！还有他为了平息笑声，敲着槌子的那种傲慢的态度！

然而，那 224 号却一点也不惊慌，委婉地说：“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就看报纸。”

“那样的时间有多少？”

“零。”

艾迪真是喜欢这个女人。虽然看起来像已经精疲力尽，却仍然丝毫不被威佐所挫。他还喜欢她的那双大灰眸慢慢浏览周遭后，突然抓住某件事物的神情，好像法庭内有太多美好的东西吸引着她的目光似的，虽然在艾迪看来，这一切只是再也平常不过的法庭渣滓。

她向庭上陈述：“我是个单亲妈妈，庭上，而且我正卖力着准备成为一个雕刻家。我白天有份——嗯——维生的工作，回家之后我得照顾我的儿子；然后在夜里，只要我有任何时间，就认真雕刻——我的意思是难再有剩余的时间。我知道您在说我不关心时事，但这就是我的原因——没有时间。”

她一定是从别的星球来的，艾迪在心里想。那个星球上所有人都有那么一双灰眼睛，都辛勤工作，都照顾着小儿子，都在深夜里从事艺术品创作，拿出他们的凿子，为上帝而雕刻……直到有一天，其中一个人坐着她的火箭太空船，横越半个宇宙，降落到这片狗屎地方上，而仍然不太知道该怎么去害怕。

我的意思是她在这里，艾迪想着，被这些穿着三件式西装的毒蛇、心脏里流着油脂的梭鱼们包围着，只要有人下一声命令，他们就能用利牙当场将她撕得粉碎！而她却只是对他们眨着她的大灰眸——那是她全部的防卫，买不买帐随便你。

但是威佐对她皱着眉说：“夫人，你是说你对这件案子一无所知？”

224 转过身，抬眼看着他说：“也不是！我听说过……一点点。”

“可以说给我听吗？”

“昨天我告诉我儿子今天要来履行陪审义务，所以可能无法去接他下课……这样说是因为那是我每天都做的事。然后他说：‘嘿，妈，也许你会碰到那件黑手党的大案子喔！’我就问：‘什么黑手党大案子？’他就说：‘知道吗？路易·鲍芬诺——他们正要审问他，因为他用枪‘爆’掉了一些人。’”

旁听席上掀起一阵油腔滑调的笑声。

艾迪瞄一眼他的老板，路易·鲍芬诺正背向着旁听席，艾迪只能看见他的一小片脸颊，却见到它正微微鼓起，艾迪知道路易此刻正对那位准陪审员亮出他那著名的“致命笑容”。

但她似乎并没有注意到，仍再接再厉地继续说：

“我儿子告诉我，‘爆’的意思是，当你爆掉某人，就等于是说你杀了他们。然后我说：‘好吧，我知道了！那么路易·鲍芬诺又是谁？’他就说，我怎么那么笨不知道。我说：‘好吧！我真的很笨？他是谁？’他说：‘妈，拜托，他是个超级的‘义大利面O’（凶神恶煞喔）！’”

威佐急促地敲着议事槌，但那听起来却像是滑稽演员说出一段



尖酸刻薄的话之后，鼓手敲击鼓缘助兴的声音。笑声响彻法庭，律师、混帐记者、看热闹的人……这些社会败类全部笑得东倒西歪。威佐则是双唇扭曲，自己打起了摔角赛；他正想办法把他们镇定下来。被告席上，艾迪的老板也正在大笑。他把头深深向后仰，于是你可以看见他的头倒吊着；他要全部的人看到他是多么享受这段好时光！看到他从被称为超级‘义大利面 0’得到多少乐趣！

唯一没笑的人是 224 号陪审员自己，她的灰色目光仍然在厅上漂流着，汲取着这幕景象。而她现在脸上的表情呢？艾迪心想，那不是高兴，而是骄傲。她只是单纯地为儿子的聪明感到骄傲。这有点像艾迪自己去年那次，女儿在玛玛荣尼高中得到家政科学佳作奖时的感觉。

威佐努力平息骚动，“如果再发生这种爆笑，”他说：“我现在给你们明确的警告，我将会毫不迟疑地清场！”

噢，威佐！艾迪想：你绝对不会清场的！你对人群的需要绝不比路易·鲍芬诺少！不管我们是否为了争夺食物而大打出手，或只是冷眼相对，清场的结果绝对是会使你心碎的！所以还是把你的屁话塞回屁股老家去吧！

终于让威佐得到了连一针落地都能听见的安静，他问：“你认为你儿子的话会影响你对这个案子的陪审裁决吗？”

“不会！”

“不会造成你对被告的成见吗？”

“我儿子只有十二岁大，庭上。”

艾迪瞄一眼检查官席。西柴斯特郡的地方检查官麦可·塔洛正对他的一位下属低语。

艾迪看见他挑了一下肩膀。像是在耸肩。

那表示他决定选她。老天！

谋杀案审判中，十次有九次，一个西柴斯特白种单身妈妈会在陪审裁决中写“无罪开释”。若是个艺术家呢？会用大写来写。面若她

拿着个南美洲土里土气的手提包呢？噢！老天！那么她就会在一面投降用的大白旗上写着呜咽的大黄字：“求求您，庭上！噢，求您让那可怜的受压迫的意大利面 O 先生重获自由吧！”

十次中有九次，地方检查官对这种婴孩般泣血的心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
但这可是个“暴行”审判。

这一次塔洛必须寻找送葬时受雇哀悼的人，找一些古板到会把黑社会组织的火拚当作“谋杀”，而不仅是流氓间的不愉快事件的人，找任何会为那鼠辈萨瓦多·瑞果和他的那个被宠坏的孙子的死悲伤的人，或是恶心到看到那家伙的遗孀站在证人席上咬牙切齿，会同情落泪的人。

塔洛的助理向他点点头——极轻的动作。

那表示大势已定：他们将选 224。

这真让艾迪受不了。他喜欢这个似乎来自不同星球的人；很笨，但就是那样。他不知道为什么她必须来淌这浑水，就算路易·鲍芬诺和萨瓦多·瑞果间有任何仇隙，又他妈的跟她有什么关系！为何不就让她回家去面对她的孩子和艺术，并担心她自己日常的家务事就好？

为什么那双美丽的灰眼睛得被强迫接受这些污染？

放她一马吧！

老天相助，威佐似乎听见艾迪的默祷，做了他这一生中唯一公平、正义、善良的事，他从他高高的神坛上俯视 224 号说：“你可以走了，夫人，如果你想走的话。”

艾迪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傻笑。

法官继续说：“我会尽量缩短审判时间，但我确信它仍会至少持续好几个礼拜，且在审议期间，你会被暂时隔离。本法庭十分清楚这种性质的审判会对陪审员造成多少不合理的麻烦。你刚说过你是个单身妈妈，且经济有点拮据，我觉得理由已够充分，如果你表示来履行陪审义务会对你造成很大的困难，我可以准你不必来。”

喝，威佐！你知道吗，威佐？我一直想在某天把你那丑陋该死的扁斗脸消灭掉——但现在也许我不会这么做了，就为了你今天施予我可爱的 224 号那一点点怜悯心。

但是 224 号并没有起身离去，她还坐在那里，低垂着眼睑，显然在重新考虑这件事，慎重地考虑着。

噢，老天！赶快离开这里吧！

她抬起头问法官：“如果我来服此义务，我会……嗯……会安全吗？”

威佐皱起眉头，看来他有点惊讶她没有落荒而逃，但他组织好思绪说：“当然，你会绝对安全的！事实上，让我再说明一次，西柴斯特郡的审讯历史中没有任何陪审员受到伤害过，但那并不表示我们就不采取预防戒备措施。举例来说，虽然我不认为审讯期间非得要把你隔离不可，但我仍然会下令指示要确保每位陪守员，每天由司机护送至法院，再护送回只有司机和你本人知道的秘密上下车地点。且你的姓名将被妥善地隐匿，连我都不会知道你的名字，但只要你需要我，随时都可以找我；在此案中若有任何人企图影响你下裁决，你只要私底下跟我说一声，在我的私人办公室里即可，这些人就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，受到严厉的制裁。因此，在这样的安排下，你将可以感受到完全的保障。”

噢，饶了我吧！艾迪想。

威佐，你这块臭粪！你想骗谁！我真服了你！

224 号陪审员噙着嘴唇沉思着，有如外星人的灰眸闪着光。她说：“嗯！那么，那么我想在我被隔离期间，我可以托人帮我照顾一下儿子。”

“那你是想要来服义务了？”

“嗯……是的，我会来，是的。”

艾迪逐渐明白，这是个根本无法在地球上行走的最笨的女人。

威佐说：“我赞赏你良好的公民精神，并要求你明天再来一次，由

检方和辩方律师做进一步检试。谢谢你！你现在可以走了。”

224号陪审员站起身来，看起来已经精疲力尽了。这对她来说，还真是不容易啊！做了那么一个崇高的愚蠢决定，她已经有点六神无主，不知道从哪条路走。法警向她招手，她跟着他。她是个娇小的女人，步伐往朴素中带了一点儿摇晃，该是小时候曾想学着小明星柳腰款摆的后遗症，或者只是她为了等待被传唤，枯坐一整天后的不平衡。

不管是什么，那脚步走近艾迪。

他看着她离去，看着那摇晃的美丽侧影。

然后他看见路易·鲍芬诺转身，只一瞬间，向远坐在旁听席另一边的某个人闪了一眼。

路易·鲍芬诺用牙齿将下唇收起，那是你在他这个人脸上难以看到的一个别有用心的表情，他要后面的某个人看到这号表情。

然后他就移开目光。没有人知道路易·鲍芬诺已在那一瞥之间做了个暗号。

〈如果你要的是这个人，我没问题，她是你的了。〉

艾迪摇了摇头。

那个路易向他打暗号的人，是远远坐在旁听席后的角落里，隐身于众多法庭怪客中的一个无名氏。他穿着淡色的高领毛衣，戴着颜色朦胧的眼镜，黏着金黄色柔软的假须，等于完全没有存在。他什么都不看，只是胡思乱想，看起来就像是在最微不足道、最陈腐平常的思绪中失了神一样——你可能会这样猜测他，如果你不像艾迪那么了解文森的话。

忽然他站起来。

艾迪瞪着膝上自己的拳头想：好了，你这脑死的贱女人！这就是你要的？好，你得到了！现在谁来帮你？

等他再回头，刚刚文森坐着的地方现在已经空了。

艾迪默数到二十，然后起身挤开身旁的旁听者到走道上，保持着

头微低的姿势，向守卫点头后推开大门，离开法庭。他迅速穿过那丑陋、边缘破旧的 Buck-Rogers<sup>①</sup> 大厅。

他去做他被雇来做的事。

※

※

※

安妮坐在老旧的速霸陆车中，等候着儿子奥立佛。他正在研究安全带的带扣。他老是在研究东西，就算是最最简单的事，他也要凝视很久才能开始做。有时甚至因为发呆，忘了本来该做什么事。

白日梦。她受不了他了。

“奥立佛，我们走吧？”

他啪的一声，扣上安全带。

她倒车出卡勒尼太太家的车道，转向雷特纳街。

“唔？知道吗？”她说：“你今天是大明星喔！”

“才怪！我今天是最逊的小孩了。你知道杰西的‘骑龙者’打到哪里了吗？第五关——他昨天晚上打到的。我连第二关都闯不过，总是会有居住在地下或洞穴之中的巨人奴隶在后面算计我。杰西和赖利说我是智障，因为我都找不到隐形药水。”

“也许隐形药水是在断垣那里？”

“又错了！”奥立佛说：“赖利说是在西郡，那个古怪的西郡。”

“可能任天堂不是你的专长，也许你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别的事情上。”

“那不是任天堂，妈，那是西佳。”

“也许你应该专门研究别的东西，像是学校的功课。”

“是啊！没错，”他说：“一点也没错！”

“也可能是杰西在耍你呢！也许根本没有隐形药水。”

“那小子的确是个爱说谎的告密者。”

① 美国漫画家 Phil Nowlan 与 Dick Calkins 于一九二九年共同制作的美国首部科幻连环画及其男主角之名；描述美国空军中尉 Buck 和一名来自未来世界的美女 Wilma 穿着飞行装并周作战，以保护美国在未来的 25 世纪免于被蒙古族侵略的故事。

“你不该这样说你的朋友的。”

“绝对没错!”

他们驶向湖边,左转进老柳街,经过镇图书馆;那里常常当作教堂用。秋天已渐渐笼罩大地,把湖边的枫树摇成了一片宝石红。

奥立佛从口袋里抽出一片布格泡泡糖,盯着它的包装纸,打开它,研究了一会泡泡糖,才塞进嘴里吹泡泡。

“不管怎样,”她说:“你今天是大明星;法庭里的大明星。他们问我有没有听过路易·鲍芬诺,我告诉他们我儿子叫他‘义大利面O’,引起一阵大笑。”

“哇!你真的在审那件案子啊!”

“如果他们要我的话。”

他们经过卡尔地殡仪馆。

“那你要去做吗?你要上当那件案子的陪审员?你是疯子吗,妈?”

问得好。

在陪审席上有那么一刻。她几乎想请求法官免了她的义务,考虑到自己有个儿子需要照顾,有个老是威胁她若不辞掉陪审工作。就要以私刑处死她的老板,外加她即将在艾妮丝画廊举行的雕刻展。

确实,当她说她要接下陪审职务,没有人不把她当疯子看。而那也正是她对自己的看法。除此之外,还能有什么更好的答案?

“我不知道!”她说:“嗯,你知道吗,那不只是个老教父被杀而已!他们还杀了他的孙子,才十四岁而已。我想我是想到了你吧;我想我是认为那是我的责任。我不是常常告诉你,人总要负起一切责任的吗?”

“当然!”

“你懂我的意思吗?”

“当然!”

“喂,好吧!要我说实话吗?”也许是我觉得那很刺激吧!我想我

已经快被呆板的工作烦死了,我是说……那真不是个明智的决定,对不对?”

“妈,这是真的吗?你在审路易·鲍芬诺的案子?看我告诉杰西去!”

“不行!杰西不能知道,其他任何人也都不能知道,而且我也不应该告诉你的。听好,奥立佛,我在这案子里当陪审员是个秘密,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,连法官都不知道,他们以号码称呼我,我完全是个无名氏——你懂我在说什么吗?”

“懂!那表示他们不会把你的照片登在世界周报上。那是阻止不了路易·鲍芬诺的,如果他想要找你——”

“少来了!他才不敢呢!他们对那种情形做了保证。知道吗?那叫作‘干预裁决’。你知道如果他被抓到干预陪审员的裁决会怎样吗?”

“会怎么样?”

“他会坐牢。”

“但他已经在坐牢了啊!可能还要坐一辈子呢!所以他哪有什么损失?”

“奥立佛,这是很严肃的,不是在游戏。我之所以像疯子一样去做不是因为想冒险,不是的,是因为那实在是个公害。苏利维先生如果知道我要耽误工作时间,会杀了我的。而我必须小心不要看到电视上任何有关这案子的报导,或是‘记者专电’上的任何消息。你必须关掉它们,不要让我看见。”

“但是你反正从来不看报纸的,妈。”

“我知道!但还是要这样做。”

“你只会把它们拿来包东西。”

“我只是想更小心,懂吗?而且等到审讯结束、开始商议的时候,我就要被隔离,意思是我必须在汽车旅馆里住一段时间,你就得去跟卡勒尼太太住。”

奥立佛差点儿就被口香糖给呛住了，卡勒尼太太？你是说过夜？妈，快告诉我你只是在开玩笑。”

“我跟你说过，这不是在开玩笑。没错！要过夜；不只一夜。”

“要多久？”

“不知道！看达成裁决要多久。”也许一个礼拜；或者！我不知道。”

“一个礼拜？为什么？你出去，再进来，说‘有罪！’说‘把那个家伙送去坐电椅！’那样得花多久时间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6秒。”

“有可能！但也可能是一个礼拜。”

“跟卡勒尼太太住一个礼拜？妈咪！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”

安妮耸耸肩。

这时道路分岔，她开往学院路，离开湖边上山。右边有一对三层楼高十八世纪的安妮皇后式大而无当的建筑物。眺望着湖水，左边是平房住宅。她减速驶到他们住的小平房，对奥立佛说：“好啦！你只有两分钟的时间换衣服，然后我要带你跟我一起去工作。”

“妈！”惊慌的哀嚎，“我跟杰西约在教堂院子里见面的——”

“没法子，我答应苏利维先生去寄一些订单。不必多说了。只剩大概一小时左右吧——”

“妈，一小时之后天就黑了！老天！我在卡勒尼太太家剪了一下午的鬼树枝，现在你叫我——”

“两分钟！你这个可怜虫，赶快！”

※

※

※

“老师”在红色通用别克跑车里等候，他正听着从 Magnus 牌高级音响传来的韦瓦第《小调协奏曲（巨大（Grosso））》把车停在一条小岔路上，学院路就在前面两百码处。他的车子靠着菩提树，泊在沁蓝天空下。他把扩音器开在移动电话的频道上，DMV 频道里的朋友正



在说话：

“JXA-385 车牌登记的是一个叫安妮·赖尔德的，地址是：纽约州法老镇学院路 48 号。还要别的吗？”

老师在小提琴声中说：这女人有个儿子，12 岁大，我猜他念附近的小学或中学。你能查到什么关于他的资料吗？”

“我试试看。”

“别操之过急，也别使用武力。弄不到手就算了。”

一阵风呼啸而过，树叶的影子在他的红色引擎车盖上摇曳颤动。一个女孩子骑单车滑行而过，手脚俐落，大概 16 岁，后腰在下滑时放得笔直(piston-straight)。她看起来很羡慕他的红色跑车。我是不是太惹眼了？我是不是在冒不必要的危险？

没错！我是。

他随着长笛的旋律吹着口哨。

行动电话响了，他按一下配电盘。

“喂！”

艾迪的声音：“文森，她现在出门了。”

“带着小孩吗？”

“对！带着。”

“他们没看到你吧？”

“没有！我停在下坡路上。好！他们进到车里面去了。”

“要小心！我看她今天在法庭里似乎有点被吓到，也许她会注意有没有人跟踪她。如果她走向你那条路——”

“她没有，她正走上你那条路，文森——而且看起来相当猴急。”

“上山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跟着她。”

“好！”

“但是要保持一大段距离。跟去了没什么大不了，我们总会逮到